



2026 陇南

诗歌迎春

编者按 一岁光阴龙藏迹，万里诗程马踏春。新春伊始，本报副刊《竹实》栏目推出陇南八县一区诗人2025年度在重点文学平台及文学刊物上发表的诗歌作品，邀您共赴一场诗歌盛宴。今日首推文县篇，敬请关注。

【文县篇】

一线天

◎ 小米

一群修路民工
在一线天两边的悬崖峭壁上
各自用各自
手里的工具：铲、镐、锹……甚至是钢钎、
鳌子
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字有大有小，笔画有粗有细
字也歪歪扭扭的，仅仅能够勉强强认出来
仅仅是个名字而已……

他们没有脸，只有个数，只有汗水和力气
水渍似的润染开来，又慢慢锈蚀
他们似乎也没有苦与乐、爱与恨
没有羊肠小道一样的大半生

他们没有用笔。笔太软了，凿不动岁月般的花岗岩。他们在岩石上，再也没有刻画什么刻了什么，也是白搭。刻了名字，还是白搭。穿越一线天的过路人很难抬头望望他们用老茧凿出来的那点儿天空

人们都有一个好去处，急于奔赴，不像他们用了自认为最坚硬的钢铁，试图凿穿命运却让肉身在山脚下，越陷越深

(刊于《星星·诗歌原创》2025年11期)

夜泊花桥村（外一首）

◎ 续默

夜的幕布无声合上
花桥村的街灯
五彩绚烂，在绕村的河面
闪烁摇晃
漫步在仿古建造的桥亭场馆之间
我未碰见一位仙子般的乡村姑娘
冷冷清清，空空荡荡
拥抱我的晚风
比我落寞，比我还更惆怅

迷坝之夜

喜欢这儿朴素真实的夜色
喜欢被土味十足的小晚风顽皮地撩拨

喜欢脱去伪装
与留守村庄的乡野村夫暂时为伍
大碗喝酒，插科打诨
让夜升温，让夜增加些厚度

更喜欢
被浓稠的夜色深深淹没
一个异乡人
在一个叫迷坝的地方，静静深思

(选自《诗陇南》)

春到陇南

◎ 王晓菊

小学语文课本封面上刻着的春天
具体到一棵柳树，一双燕子
一条被青山染绿的河

最初是油菜花大片大片地写意
而后是桃花一朵一朵隐喻
到了四月
月季用夸张，蔷薇用白描
牡丹用象征，樱桃用借代

不需要去寻找词汇
花朵们自己就写好了春天的诗句

(刊于《飞天》2025年第9期)

顺从（外一首）

◎ 王有明

掰玉米回来。晚饭后
坐在院子里的父亲
静静的，和夜色一起疲惫
天空很轻很悠远
草丛里，虫鸣把日子
唱得浓郁热烈
风穿过果园，脚步带着清香
星星划过星空的样子
再明亮一些
就可以照到他的沧桑了
多少年来，他顺从着
劳累，艰辛，日落星起
就连折磨了他多年的
风湿关节炎
他也顺从着，仿佛
顺从就是他对生活的赞美

(刊于《中国诗人》2025年第2期)

老井

这眼深的幽静与隐秘
故人走后
她独爱这份幽深

这地下无声的清幽
不为何事喧哗，不为谁人涌动
偶尔，为路过的云留个影
夜里，将星斗由满天减为一口

只有沐风的苔藓，在井边
时常用光阴的恬静
陪伴老井的孤寂

取水的人等着。井里的影子
落下很久也没有回声

时间是湿的，日子好像有水分
缄默不可穷尽

(刊于《岁月》2025年4期)

回乡记（外一首）

◎ 郑丽娟

有时候，我痴迷于
整日赶路后的一碗洋芋搅团
有时候，我渴望从寂静的田野舀出
青蛙叫声一勺
有时候，我喜欢
陪祖母坐在梧桐树下
她一边纳鞋垫儿
一边给我讲久远的故事，不觉间
日落山头，仿佛人间的幸福
也全部落在她手心里了

(刊于《飞天》2025年第3期)

花落

盛大的告别
是槐树林在风中低语
将花瓣轻轻托付
花开的尽头
凋落随着心碎
槐树交出了所有花瓣
因为爱，所有的树
都愿意一片片
交出最后的雪白

(刊于《宁陕文艺》2025年双月刊第4期)

遇雨（外一首）

◎ 冰翎

傍晚时分
恰遇一场山谷的雨
水滴在伞下形成溪流

你就站在那儿

目送着一条小溪
消失在拐角处
回到了家

(刊于《飞天》2025年第5期)

月牙潭

新月落下山头
连同我们的心事
一起藏进梅园沟

你用玫瑰调制颜料
在潭面描绘的油画
被天空偷走
当成迎接朝阳的红地毯

用红豆谷的绿竹做舟
撸百花装点
长篙扶岸，游弋潭中
笛声抚平小舟推开的波纹

(刊于《飞天》2025年第5期)

河西短章（外一首）

◎ 野子

你看，祁连山不远
皑皑白雪为他织就的巨型华裾
足够拓张一个过客凝滞已久的视野
如张瞳孔之臂掖
一望无际的草滩上
牛羊正在细细咀嚼时光的碎屑
目光所及之处，祖国庄严而盛大

大风早已蹿过星星峡，火车呼啸着前行
仅以两个时辰便穿过了河西走廊
还会有人在历史中艰难跋涉吗
记忆总会褪色，古老的叹息消逝于旷野
唯有静卧的白雪和高悬的明月
是史书中不曾记载，也永远无法合上的一页

(刊于《绿风》2025年第6期)

山丹笔记

听闻大佛寺里大佛面容安详
有缘人从金城走向关外
便为他披上一身月光
那晚的月亮真是巨大
初次面对山丹的时候
它就悬在我 距离神明不远的头顶
再低上三尺
终夜，友人都在酝酿一场不薄的醉意
于我，于我们逐渐亲近尘世的内心
尽管又一次走到了天明
谁也无法回馈禹支山古老的低语
直到大雨滂沱的时候我才安心离去

(刊于《绿风》2025年第6期)

门前的河流

◎ 文子

曾缓缓流经我的童年
当知了在河边杨树上
死命地歌唱
河流驮着父亲和哥哥
游向草木葱郁的对岸
我听到远处传来的喧哗

后来它一路清澈，翻涌着向前
携着一位少年的梦想
和多巴胺的激情
汹涌地流过我盛夏
携着浑浊的黄沙、枯枝
构成诡谲的漩涡

其中最大的那朵浪花
将我推到人生顶点
然后，日渐清浅、湿润
带着我一生的悲欢
流经嘉陵江
最终消融在浩渺的大海

(刊于《诗刊》2025年第10期)

炊烟

◎ 范志刚

炊烟是母亲一手和面
另一手往灶里添柴
是父亲顶着雨披蓑衣领着狗去放牛羊
是母亲端给父亲的一碗黄酒
是父亲背着母亲涉水过河
炊烟是饭点时父母呼唤孩儿吃饭
是乡亲们齐头水般干活
是留守老人在村口眺望
是打通老家的视频电话
其实，更多时候
炊烟是坟头那一缕缕清风
无论你多远
他都像一声声叮嘱
紧随其后

(刊于《北方作家》2025年第1期)

雪落无声（外一首）

◎ 陈文宗

说话间，雪已经落下来了
在冰封前，我们从过往中取出
一些轻柔的片段，围着炉火取暖
烟花绽放，划破了夜空
一段新的人生已然开启。而那
欢笑声的尽头，有人正归于尘泥
我们移步去院子里
我们默默抬起头
看着这一切，转换。发生
像一场雪，无声落地
最终，融化成水

(刊于《飞天》2025年第10期)

午后

松树始终保持着安静
穿梭的麻雀，是唯一的确定性
它们一直在交谈，语言里充满了杂乱
紫藤之下，有人扫起阳光
将其堆积于墙角处。有人
说起富人的孩子，扔出去的那只鞋子
牵扯出了与天真以及善良有关的话题
后来，我们逐渐承认，人世有很多美好
即使鹅鸣在天空凿出了一道缺口
即使叶子落了，枝头会显得寂寞

(刊于《飞天》2025年第10期)

竹实

第2028期